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生活
在热爱里

邹娟娟

高温天气,妹妹在医院打针,打完等待观察时,给我打微信视频。

“姐,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我健康着呢!这个针很难预约,好不容易打到了,应该庆祝啊!”妹妹笑着向我解释。“好好好,你说得都对!”“嗯嗯,我们都要好好的!昨天我刚搬进新家,马上就要奔赴幸福新生活啦!”妹挥动拳头,做加油状。

长相清秀、身材娇小的妹妹,特别爱读书。她从不睡懒觉,常常早早起床看书学习。学累了,便和我一同给家人做饭。遇到雨天,她不要大人接送,拿块薄膜往头上一顶,直接走回去。她念中学时,为减轻家中负担,课余时常去捡瓶罐换钱。上大学、去外地工作,都是独自打理生活。因勤奋上进,妹妹走到哪里都是优秀发光的人物。

摸着三十岁的门坎,妹妹依旧单身。她的终身大事,成了母亲的心病。母亲每周给她打两个电话,开场白是关心的话,正题切入结婚话题,结尾是一声叹息。每次长假前,她俩总约法三章,不提相亲,不然妹妹就不回家。“明丫头不能图一个人潇洒,她老了,谁照顾呢?”母亲的头发全白,腰背佝偻得厉害,到哪里都要皱眉叹气。儿女的事未了,她愁在脸上,急在心里。

母亲的黯然神伤犹如久久不散的阴霾,终日笼罩。她种花种菜,把精力抛进田野。今年又是丰收年!小菜地



热情似火的夏天,也有着诸多美妙的瞬间,想起时,会让我们,眉毛上翘,嘴角上扬,那正是夏天留给我们的最甜美的模样。

夏天的风里,飘散着浅浅淡淡的西瓜的甜香味。夏天,最不能少的当然就是西瓜了。又圆又大的西瓜,宛若翡翠一般的碧绿的外衣,齐刷刷地占据了路边的小摊,是小城夏天街角的一道风景。每每下班回家,你总能够看到那些热情而朴素的小商贩们尽心地招揽着生意。酷热的天气,又无时无刻不考验着我们的定力。于是,挑选一个看中的西瓜,买下。西瓜的品相好不好,看摊主的经验就知道。那种个头圆滚滚的、饱满诱人,敲起来有清脆作响的声音,通常就是摊主推测出西瓜是否成熟以及水分的依据。

小时候,我们最喜欢的味道也是西瓜的味道。那时,没有冰箱,我们就把从田里摘回来的西瓜放到井水里浸泡,等到傍晚的时候,一家人围着一张小方桌,坐在竹椅上。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鸣,头顶是斑斓的星光,在晚风吹拂下,我们捧着从水井里捞出来的西瓜,大口大口地吃着。那西瓜,经过井水的浸润,冰冰凉凉。而且,那种冰凉的感受是缓慢的,不像电冰箱里储存的东西,拿出来,冰得刺骨。

酸酸甜甜的杨梅,是夏天里的一抹清丽滋味。还是端午前后,杨梅就陆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这种果子红彤彤的,很诱人,乍一看,像是红色的玛瑙石,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。杨梅树高大粗壮,葱葱郁郁,绿叶丛中的杨梅,宛若一个个娇羞的小姑娘,脸庞洋溢着一种醉人的胭脂红。就其汁水来说,杨梅不及西瓜那般充实,但就其甜味来说,杨梅的甜是醉人的,小口小口地咀嚼,仿佛小酌着酒,醉红了脸颊,更别提芳香四溢的杨梅酒有多香醇了!



甜甜
的夏天

管淑平

果蔬聚拢,如田间盛宴。自留地的紫扁豆收入可观,形如半月,籽将满未满,外表像被粉紫油墨染过,亮光滑滑。母亲从四月下种,到六月采摘第一茬豆,每日都尽心尽力。看着扁豆的价格逐日增长,母亲舒心地笑了!

母亲对土地的热爱无比赤诚,以脚丈量,以手为线,以目光为轴,经过的地方,绚丽灿烂。母亲热爱钻研新鲜事物。雪莲、地蚕、紫血椒、秋葵、羊角蜜、板栗南瓜、水果番茄等,各自合理“落户”在屋前屋后。为了把南瓜藤牵长,她发明了矿泉水瓶拉扯法,任那些粗藤笨拙地攀到红墙黑瓦的房顶。

锦绣华章的五月,母亲用上了智能手机,妹妹最先跟她微信视频,指名要看菜园。娘俩其乐融融,夸着家乡的好土好水养万物,关心着对方的身体。去年年底,自母亲患轻微脑梗后,常头疼,睡眠质量差,妹妹买了许多改善睡眠的仪器和药品、茶饮,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叮嘱母亲要坚持使用:“妈,您的身体比我的终身大事重要,晚上休息别太晚,睡不着也要闭眼。我期待您棒棒哒!”妹妹认为只有家人们健康,自己才有奋斗拼搏的底气。

妹妹向往宽广的空间,努力做职业追梦人。母亲欢愉熟悉的乡音,在田间自在穿梭。星辰大海是生活,烟火田园亦是生活。既活在当下,未来的每一天,整装待发,始终奔赴在热爱中!幸福的真谛,莫过于此。

甜甜的雪糕,勾引着我们的味蕾。在以往条件落后的时候,每到夏天,第一想到的就是雪糕,因为那时雪糕在农村地区很难得。物以稀为贵,所以,印象也就特别深刻。在村校的时候,我根本没吃过雪糕。直到小学四年级时,我才有机会接触到雪糕。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吃雪糕时的狼狈,一大口咬下去,嘴巴顿时被凉爽与雪糕的甜味包裹,甩都甩不开。

苦苣菜里思甘甜。许是生活渐渐安稳、富足了,以至于常常回忆以前那种带着苦味的日子。苦瓜、苦菜都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东西,当然,还有小小的苣菜。苣菜,在农村随处可见。苦,是浅浅的,没有苦瓜那般浓烈。但正是那种味道,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期待,苦中带着甜,默默努力之中让我们走到了现在。

夏夜里的萤火虫,是我们童年里欢快而甜美的记忆。童年的夏夜,是萤火虫的天下。稀稀疏疏的萤火,就如同细细碎碎的星光。那萤火,并不是很亮,是一种冷色调。我们在晚风中,披着月色与星光,拿着网兜,兴高采烈地奔向田野。那些萤火虫聪明得很,藏在了密密麻麻的草丛里。只要看到一点挥舞的光亮,无疑,离萤火虫的栖居地近了。这时候,我们便会悄悄地将草丛小心翼翼地扒开,那些萤火虫星星点点般漫天飞舞,我们举起网兜左边一晃,右边一摇,那些机敏的萤火虫就落入了我们的网兜。我们把捉来的萤火虫,放在透明的塑料瓶里,到晚上时,它们发着微弱的光亮,俨然一盏盏微小的荧光灯。童年的欢乐似乎就随着那小小的光亮,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。

在温柔与热烈并存的夏天,能给我们心头以慰藉的,除了清凉,还有甘美。那些微小的甜,是夏天里弥足珍贵的清欢。



家乡的暑味

郭华悦

每年的暑假,一回家,才到村口就能闻到一股酱香。

从小时候到如今,这已然成了我记忆中的暑假,恒久不变的味道之一。这股酱香,一开始还是隐隐约约,似有还无。进了村,越是往里头,酱香味就越是浓烈。到了家门口,酱香扑鼻而来,眼前的院子里摆满了坛坛罐罐。

这些,就是乡里人家的“晒酱”。入伏后,暑热难耐,但乡里却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。男人们忙着夏收,在地里挥汗如雨;女人们也不轻松,除了操持家务,还得忙着“晒酱”。

对于勤俭的农家们来说,腌菜与酱料是饭桌上的两大重头戏。冬来腌菜,夏来“晒酱”,已成了农家们的生活习惯。“晒酱”包括两大程序,一是做酱料。这一过程,繁琐至极。做好酱料后,放进坛子里。接着,便进入了第二道程序,就是晒。把坛子放在外头,任太阳曝晒。到了晚上,也不收回来。隔天,太阳出来后,又开始新一轮的“晒酱”。

“晒酱”的过程中,也并非将其晾在外头就算了事。每天清晨,得用长长的木筷子,伸入每个坛子,沿着同一个方向搅拌,才能让发酵均匀。所以,每天清晨,家家户户都飘散出浓浓的酱香。

而在我家,除了酱香,还有一股咸甜混合的味道。

这味道,来自于咸杨梅。暑假,也是杨梅成熟的时节,也是母亲开始做成杨梅的时候。将杨梅洗净,用筛子装好沥干水,然后用粗盐腌上。盐会把梅子水分腌出来,等到表皮发皱时,把梅子晾在竹匾里,放在太阳下晒,再将腌着梅子的盐汤放锅里煮沸,放凉后,将晒好的杨梅放到汤里腌好,就大功告成了。咸杨梅经年不坏,越陈越有味,是开胃的好东西呢!

这两种味道,便是我记忆里,和暑假有关的味道。只身在外打拼的日子里,每年天一热,舌尖上魂牵梦萦的,便是这两种味道。那时,我才知道,于己而言,这两种味道,不仅是夏天的代表,更是乡愁的味蕾符号。